

我的“另类”人生

○ 楚科伟（2003级计算机）



楚科伟

比大多数同龄人幸运，我在2003年成为了清华三字班的一员；和大多数三字班同窗们不同，我在清华是一名国防生；和大多数清华国防生不同，我现在是一名野战部队的指挥军官。

我想我的这一经历足够“另类”了，在毕业十周年之际，我以清华为时间刻度，向母校和同窗们汇报一下我和清华、部队的那些事。

Pre-Tsinghua

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就给亲朋好友放出话来：“我的目标是要考清华”，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在奋斗，我想从清华毕业后成为一个像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。

然而高考那年，我们遇上了史上最难高考题（据说是因为高考前漏题而启用了备份试题），这一突变改变了很多人的命

运，包括我。我所在的陕西省是考完估分报志愿，我当时估分640，而前几年清华录取线都是650分以上，但是因为考题难，640能不能上不知道。

由于不想放弃上清华的梦想，为图保险，我填报了清华国防生（国防生和军校招生都是提前批录取，不影响第一志愿）。后来的结果是我考了646分，全省排第25名，而清华在陕西的录取线是629分。

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以国防生的身份来到了清华，圆了我的清华梦。我想我们三字班国防生很多人和我情况类似。

At Tsinghua

进入清华计算机系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和大牛们的差距有多大。本来9号楼就是各省状元云集的地方，我的智商远在系平均值之下，再加之来自西部小县城的我，高考之前就没有摸过电脑，而身边的很多同学高中时已经是全国计算机奥赛金牌得主了，这一差距让我看不到希望。

努力追赶了一年多，发现自己实在不是对手，我需要换条路走。通过多方打听了解，我知道了军队的主体是作战部队，尽管清华国防生到军队科研技术岗位上更对口，但一线部队更是广阔天地，大有可为。

仔细斟酌考虑，我认定自己对火热的军旅生活是热爱的，对金戈铁马的历练是向往的。于是我决定毕业后去作战部队，去当带

兵人，去和“泥腿子”们一起摸爬滚打。

大二下学期开始，我就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做准备，此后的两年半我成了清华园里的“另类”。每天下午，当大家在自习室学习时，我在综体练散打、摔跤；当大家晚上十点从自习室回宿舍时，我在穿着沙背心进行环清华跑；当大家周末在宿舍看电影打游戏时，我在外面“练习”抽烟喝酒（后来抽烟始终没练会）。

所以大学四年，我的专业课马马虎虎，但体育课从来都是全班第一，我还拿了马杯散打冠军，当了武术协会副会长，去牛街跟人摔过跤，在小树林找人比过武，到内蒙和人交过手。

转眼到了毕业季，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野战部队，开始了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After Tsinghua

在济南参加完短暂的入伍军训后，我被分到了驻洛阳的某红军师，到师部报到后，我又被分到了位于洛阳郊县的某红军团。这个团就是北伐时期就有赫赫威名的“叶挺独立团”，从团里分到营里，从营里分到连里，连长让我担任一排长。于是我成了步兵师步兵团步兵营步兵连的步兵排长，也是我所在集团军建制序列里的第一排排长。

可以毫不客气地说，步兵是解放军序列里最没有技术含量、最艰苦、管理最压抑的兵种，但是在陆军体系里，步兵指挥员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指挥员，所以尽管这一岗位和我清华毕业生的身份反差极大，我还是欣然接受，并踌躇满志地干了起来。

陆军是解放军的老大哥，步兵又是陆军里的老大哥，所以我所在单位继承了从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很多作风。给我印象

最深的就是对军官的绝对尊敬和服从，我一个刚刚分下来的小排长，连十几年的老兵见了都要客气地喊声“排长好”，吃饭时我不先拿筷子，全排战士都坐着不动。但慢慢地，这种待遇好像就没有了，因为从营、连长到普通战士，都发觉我好像是个“水货”，尽管顶着清华毕业生的光环，但对部队我基本属于一无所知，不会组织训练，不会带兵管理，经常闹笑话，尽管体能好一点，但是其他训练科目水平还不如新兵。基层官兵可不管你是毕业于清华还是哈佛，不管你是博士还是硕士，部队需要的东西你不具备，那就没人服你。

那段时间我真是郁闷，想想我的大学同学好多都在美欧澳，国防生同学也都在北上广，我却来到这个小县城郊区的小村子里，扔下了熟悉的C++、Java，拿起了陌生的步枪和锹镐，离开了高端大气的教学楼、写字楼，走进了荆棘丛生的射击场、障碍场，这么强烈的落差我都毅然接受了，可是这个地方却不接受我，冤不冤！如果当年高考报志愿时冒一下风险，不报国防生，我就不用到部队来，如果当年高考报志愿时再求稳一些，我也不用到部队来。造化弄人呀！



楚科纬带领官兵训练中

□ 值年园地

这时，学校和定向办的领导多次到部队看望我，给我打气，勉励我忘掉清华，从零开始。我自己也开导自己——自己选的路，跪着也要走完，自己选的当步兵排长，爬着也得干到将军！就是靠这种自我激励，我开始奋起直追，我拿出大学练散打的劲头，练军事、练性格、练写作、练管理，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难，比清华开的课程简单多了，哈哈！

慢慢地我开始崭露头角，在全团分队军官综合比武考核中居然拿了第一名，机会也慢慢向我接近，我被调到另一个红军的步兵连——红一连担任连长。红一连是毛主席三湾改编时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的连队，是全军为数不多的标杆连队之一。在这样一个平台上，我越来越有干劲，带着连队抓训练、搞演习、当试点、争标杆，风风火火。

当连长三年多，确实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记忆。我带着连队参加多次抗洪抢险、山火扑救、爆炸救援和抗击台风行动，带着车队逆火而行的时候，我由衷地体会到了军人的价值，感到无比光荣。我的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，被军区、集团军多次立功表彰，被全国各大媒体大力宣扬，从上级首长手中接过锦旗的时候，我深深感到肩上压力的巨大，不敢有一日懈怠。我和连队官兵朝夕相处，既严格要求，刚烈无情，又真心关爱，情同手足，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。当我调离连队时，全连官兵和我抱头痛哭，我感到这几年连长没白干，付出的心血没白费！

后来我由连长直接提升为营长，又由营长调入师、集团军两级机关任作训参谋，每一步都是在最累的岗位上工作，我

也越来越适应部队，越来越融入部队。身边的领导和战友经常开玩笑说我不像清华毕业的，我想这其实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，在操枪弄炮的行当里像个书生，那得是多大的失败呀！

当然这些年也有艰辛，也有失去。从我认识我女朋友，到她成为我的妻子，我们总共见面只有14次，有几次在一起只有几个小时，平时全靠电话联系，我也连续八年没有回家陪父母过过年。为备战比武，训练时意外受伤，我的右手掌骨第二节粉碎性骨折，至今握不紧拳头；扑救山火时，被大火围困，结果因吸入过多草木灰而得了重度肺炎，住院治疗一个月；在我调到机关工作之前，女儿只知道我是她爸爸，但不知道我是家里的一员，每次回家她都很好奇地问爸爸怎么又到她家来了……

我无意当祥林嫂，逢人就诉说自己吃过的苦，只是觉得确实对不住父母和家人；我也无意唱高调，标榜自己的崇高和奉献，因为和大多数同窗比起来，大家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，对这个国家做的贡献比我要大得多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更多的应该看“功劳”，而不是看“苦劳”，就像清华当年录取我们，看的是分数，而不是刻苦程度一样。

转眼间，本科毕业已经十年了，下一个十年又将开始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要忘记清华，也要牢记清华。忘记清华，是为了淡化头顶的光环，始终以归零的心态去学习、去奋斗，如果几十年后，我唯一的成就还是上过清华的话，那就愧对母校了。牢记清华，是时刻提醒自己不降低自我期望，不放松自我要求，必须担负起我们这代人的责任，争当我们这代人中的脊梁，以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来回报母校的培养。